

忠義水滸傳卷之四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詩曰

躲難逃災入代州 息人相遇喜相酬 只因法網重重布

且向空門好好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粗茶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彌陀國裡遊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 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 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 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淨處 說道 息人你好大膽 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 出一千貫賞錢 捉你你緣何却



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的拿了榜上見寫着
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為你上就那日回
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厮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
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
也來到這里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
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厮趕來亦無恩人在彼答救
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
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虧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
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
於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個員外也愛刺
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念如何能勾得
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
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
孩兒濃粧艷裹從裡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插燭也似拜了
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
是一般丰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端雪櫻桃口淺暈微紅
春筍手半舒嫩玉纖腰孌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
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簌瑤
臺月翠髮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須生
受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教你便去
老兒接了桿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道我兒陪侍恩
人坐一坐我去安排來魯達道不消多事隨分便好老兒道提

轄恩念殺身難報量此粗食薄味何足掛齒女子留住魯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新討的小厮分付那箇姪媛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厮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鷓肥鮓時新菓子之類歸來一面開酒收拾菜蔬菓子下飯等物姪媛春臺上放下三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菓子下飯等物姪媛將銀酒壺盪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魯提轄道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炷香子父兩箇兀自拜哩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天晚只聽得樓下打將起來魯提轄開窓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口裡都叫挐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

達見不是頭拏起瓮子從樓上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到裏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麼郎君子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盃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禮多聞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道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

罪過若蒙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但有用洒家處便與你去
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吃了
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
轄到弊莊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
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
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
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箇
並馬行程於路說些舊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
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
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
錯愛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
報答之事話休絮繁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

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閑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
莊上逢到書院裏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
息人不是老漢心多為是息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員外
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此疑心說
開去昨日有三四箇做公的來隣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
村裡緝捕息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
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此山高水低教
提轄恁悵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箇道
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
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
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
箇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為頭智真

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箇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遼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關峯嶺參差侵漢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鐵角鈴搖龍尾動宜是繇

揉藍染就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員外提轄兩乘轎子擡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箇下了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真長老得知引着首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真長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荅道有些小事特來上刹相晚真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吃茶趙員外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峻嶺佛殿接青雲鍾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峯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菓將怪石敲響木魚黃

王鹿日日銜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
僧來大刹

當時真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付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中多有相噴檀越處趙員外道此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刹爰牒詞簿都已有了到寺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名是軍漢出身因見塵世紛紛心裏想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為禪

趙某薄面披青鬚鬚眉皓白當準備煩望長老
幸甚長老見語各道這箇是魯某弟老僧山門容易容且
請拜茶只見趙員外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有詩為證
玉蘂金芽真絕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兔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中兩浪鋪 戰退睡魔淨洗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仙茶白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真長老與趙員外奉入茶罷收了盞托真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與眾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一雙眼恰似賊一條眾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魯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眾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

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兇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袈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教鳴鴻鍾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袈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錠表裏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

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縮了捫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髭鬚魯達道留了這些兇還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自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拏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

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答應是否
兩字却便道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
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
寺引魯智深拜了衆師兄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
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
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
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
冒瀆誤犯清規萬望覩趙某薄面恕免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
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自得報
答入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你從今日難比
此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
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洒家都依了

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控了一乘
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
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撲倒頭便睡上下肩兩
箇裊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
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洒家
也吃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
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裊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
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說道他後
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沒奈何休與他
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他到晚放翻身體橫
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
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

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面叢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
老唱道胡說一看檀越之而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
在五臺山寺中不覺攪了四五箇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
思動當日清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絛換了僧
鞋入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鷲頂懶凳
上尋思這鳥麼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酒家
做？和尚餓得乾煞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
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些酒來吃也好正想
酒哩只見遠遠地一箇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
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箇鍬子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桶上來看這漢子也來
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
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真箇也是作
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
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去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
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趕出
屋去我們見關着本寺的錢本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
與你吃智深道真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酒
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
走智深趕下亭子來雙手擎住匾擔只一脚交當踢着那漢子
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
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鍬子開了桶蓋只顧昏冷酒吃無移時

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
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忍氣吞聲那里敢討錢把
酒分做兩半桶挑了拏了鋏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
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
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
裡露出脊背上花綉來搨着兩箇膀子上山來看時但見

頭重脚輕對明月眼紅面赤前合後仰趁清風東倒西歪浪
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龜
脚尖曾踢澗中龍拳頭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
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
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拏着竹篋來

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噇得爛醉
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吃
酒決打四十竹篋趕出寺去如門子縱容醉的僧人入寺也吃
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篋魯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来
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賊你兩箇要打洒家俺便和你
厮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拖竹
篋攔他智深用手隔過叉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
浪浪蹌蹌却待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
智深道洒家饒你這厮浪浪蹌蹌擲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
報說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囓邊
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軍官出身次後

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櫺關上智深搶入堦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櫺三二十人都趕得沒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撒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吃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箇秃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勦勦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哩後來却成得正果無柰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怨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怨他便

了衆僧冷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裏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趕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吃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櫺子又把火工道人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為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

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吃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
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
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漱灑傾歡伯 雙手擎來兩眸白 延頸長舒似玉虹
燕吞猶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 敵飲都無兩三客
蟠桃爛熟堆珊瑚 瓊液濃斟浮琥珀 流霞暢飲數百盃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量洪 勅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酪酊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 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宴罷昏迷不記歸 乘鸞誤入雲光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吃

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魯智深自從吃酒
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忽一日天色暴
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躡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
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
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
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
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
麪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
吃也自下來買些吃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看有甚東西
買些吃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鐵的在那里打鐵間壁一家門上
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鐵匠鋪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鐵智
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鐵麼那打鐵的看見魯智深腮邊新

剔暴長短鬚戔戔地好滲賴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
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
刀不知有上等好鐵麼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鐵不知師
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
條重一百斤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
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則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
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王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
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
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
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小人
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鐵打造在此智深道
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

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王待詔接了銀
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
酒吃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趕趁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
鐵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箇酒望子挑出在屋簷上智
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坐下敲那卓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
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
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
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趕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
與洒家吃俺湏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
處去吃休恠休恠智深只得起身便道洒家別處吃得却來和
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
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吃店

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
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
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箇道
理如何能勾酒吃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箇草
蓆兒來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掩桑麻古道邊

白板凳鋪賓客坐

矮籬笆用棘荆編

破瓮榨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魯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裡來倚着小窓坐下便叫道主人
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吃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來智深
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吃莊家道和尚若
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吃智深道洒家不是

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
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吃了十
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吃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
都賣沒了只有些菜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
上看時只見墻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
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吃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
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洒家的銀子有在這裡就將銀子遞
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吃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
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而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
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吃得口滑只顧要吃那里肯住莊
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洒家又不白
吃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

只得又昏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吃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吃嚇得莊家目睜口呆罔知所措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此時不曾拽拳使腳覺道身體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搨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刺刺一聲響亮把亭子柱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裏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擻搶上山來兩箇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關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關了門把拳頭搨鼓也似敲門兩箇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来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

這你這箇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拿着拳頭嚇洒家俺湏不怕你跳上臺基把刺子只一拔却似撚葱般拔開了掣起一根拆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来看了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厮張開大口也來笑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箇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蓋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

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換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
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眾
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囹圄竹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
裡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
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眾僧聽得叫只得叫門子拽
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
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眾僧也各自迴避只說
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將入來吃了一交扒
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進僧堂來到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
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
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眾僧都聞不得
那臭箇箇道善哉齊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

緣把直裰帶子都必必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脚狗腿來智深道
好好正肚飢哩扯來便吃眾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
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
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禪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
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
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擘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
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
剝剝剝只顧鑿滿堂僧眾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
走此亂喚做捲堂大散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味地打將
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
一班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二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
都執杖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

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拖兩條卓脚
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雲志
氣按不住殺人怪膽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
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帝也難當便是
金剛須拱手恰似頓斷絨絛錦鷄子猶如扯開鉄瑣火猢猻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
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
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饒了兩頭的當時智
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
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
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

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
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
無禮亂了清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
攪得衆僧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
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丈去
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坐禪打傷
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一夜次日真長
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賚發他教他別處去可先說與
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使兩箇直廳道人送到趙員
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
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

任從長老發遣長老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開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了我夜来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在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真長老指着魯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証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真長老與智深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四

忠義水滸傳卷之五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 羅貫中纂脩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詩曰

禪林辭去入禪林 知己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奈沒知音

話說當日智真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来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

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逢到鐵匠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采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他人有見是箇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絛斜縮雙頭戒刀燦三尺春水深哉
鞘內禪杖揮一條玉璘橫在肩頭鷺鷥腿繫繫脚絳蜘蛛
牢拴衣鉢嘯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蓋膽寒
毛生成食肉食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

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內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影裡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頭路中又沒入

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
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
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迳透到莊前看時見
數十箇莊家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
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
僧赶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
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
道和尚快走休在這里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
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
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廝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
綁縛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
要發作只見莊裡走出一箇老人來但見

一髭鬚似雪髮髯如霜行時腰曲頭低坐後耳聾眼暗頭裹三
山煖帽足穿四縫寬靴腰間條繫佛頭青身上羅衫魚肚氣
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龍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
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柰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小僧
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赶不上宿頭借貴
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廝無禮要綁縛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
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
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
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
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
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

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啟關
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
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些晚
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莫甚麼渾
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既然師父不忌
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沒多時莊客擡張卓子放下一盤牛
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
坐定那莊客鍍了一壺酒擎一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
智深也不謙讓亦不推辭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
對席看見呆了半晌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擡過卓子太公分付
道胡亂教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
可出來窺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

家人閑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洒家算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說我
家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
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咲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
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
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慈悲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
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
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
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
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撒下二十兩金子一匹
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
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一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
太公道他是箇殺人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
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真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
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
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將虎鬚智深
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洒家太公道
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
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麼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此來
吃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鷄大碗斟將酒來叫智
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鷄也吃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
安放房裡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
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隣舍

裡去了智深道引酒

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
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一
椅獨卓都搬過了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把來倚在床邊把銷
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床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
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桌子
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温着酒約
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
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
照耀如同白日一簇人馬飛奔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烟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
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擗頭巾都戴茜根紅衲襖盡披楓
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

着不養爹娘的真太歲高聲齊道賀新郎山上大虫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
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嘍囉頭巾邊亂
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
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髮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穿一
領圖虎體襖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狼身銷金包肚紅
胳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
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
盃斟下一盃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那大王把手來扶
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

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
你家做箇女婿也不虧負了你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我的哥
哥大頭領不下山來教傳示你劉太公把下馬盃來到打麥
場上見了香花燈燭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
盃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鼓
樂就廳前擺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
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
回敬那大王把了一盃便道我且和夫人廝見了却來喫酒未
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拿
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
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
如何先辦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裡面黑洞洞地大王

道你看我那丈人是個做家的人房裡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
人黑地裡坐地明日叫小嘍囉山寨裡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
魯智深坐在帳子裡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
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
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
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
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床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
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頸子只一拳
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教你認的老婆
拖倒在床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
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裡面叫救人太
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

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床面
前打為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
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撒下大王床邊綽了禪
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
只管叫苦打鬧裡那大王扒出房門逶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
拆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却跑不去大王
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
忙扯斷了騎着撞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
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撲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
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
怪無禮也取衣服和直裰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裡取來
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因緣勸他回心轉意誰

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裡大隊強人來殺我
家智深道太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
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為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
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眾人不信
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裡一似撚
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
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
師父吃休得要抵似醉了魯智深道洒家一分酒只有一分本
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
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裏正欲
差人下山來探聽做女婿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
急敗壞走到山寨裡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

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吃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
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
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裡說道哥哥救我
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
進房裡去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
他女兒床上我却不限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那厮揪住一頓
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厮見眾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
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
仇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秃來
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眾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
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吃
酒俚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

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里早早出來決箇勝負魯智深大怒罵腌臢打脊潑才叫你認得洒家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洒家不是別人老神經略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出了家做和尚與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鞍下馬撒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哥着了你的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強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為軍

李忠只喚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攙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裏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叙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一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一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厮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担的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上臺山智真長老處落髮為僧洒家因兩番酒後開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

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為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里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同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里桃花山扎寨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為寨主讓第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一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匹魯智深道李忠兄弟你與

也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以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眾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教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寨裡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麼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答禮道休怪衝撞三官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

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裡怕不情
願你依着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
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他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
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拆箭為誓劉太公拜謝
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
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
花山生得兇怪四圍巖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
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
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
不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
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
拜路費次日山寨裡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

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桌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
見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
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
請自在吃兩盃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物就與哥哥送行分付
已罷引領衆人下山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
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我直等他去打劫得別
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姓只苦別人酒家且教
這厮吃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來篩酒吃方纔吃得
兩盃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以解胎膊做一箇兒細
了口裏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沒要緊的物撒了
只掣了卓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
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禅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

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又沒
時以定吃那厮們撞見不如就此間
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禪杖也攏
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
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投車
到山邊正迎着那十數箇人各有哭
囉納着喊搶向前來喝道兀那客
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問李忠
十餘合不分勝敗周通大怒趕向前
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
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
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捆做一塊
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問其
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
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網縛了捲
了若干器皿都拿了去周
通道這賊秃不是好人倒着了那
厮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
尋踪跡到後山見一代草木平平
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
秃驢到是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
從這里滾了下去李忠道我
們趕了去問他討也羞那厮一場
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
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
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
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厮見了不
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我們
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
以足分作三分我和你各
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
且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
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
周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
生休恁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這
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

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的
走了五七十里多路肚裡又飢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
只顧貪走不曾吃得些東西却投那裏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
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
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魚口深投
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炬火燒
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前起黑烟
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面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六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六回

九紋龍剪髮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
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
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

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步過座石橋再看時
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
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
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
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鵲營巢帝釋歌斜口內蜘蛛結經方
丈凄凉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拆背金剛有
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鬼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僧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
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
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着鎖上
盡是蜘蛛經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拗着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

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
揭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
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
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
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
吃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
你吃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
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
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
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里是箇非細去
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
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

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裡過因此沒吃飯智深道
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
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裡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
和尙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
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
法號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
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影占
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蹚過後面
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着一箇草蓋氣騰騰上撞將起來智深
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這幾箇老和尚沒道
理只說三日沒吃飯如今見煮一鍋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
箇老和尚吃智深尋出粥來只叫苦把碗椽鈴頭杓子水桶都

搶過了智深肚飢沒奈何見了粥要吃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
破漆春臺只有些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
倚了就竈邊拾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
粥望春臺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吃纔吃幾口被智
深一推一交倒的倒了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纔
吃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纔去村里抄化
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吃五七口聽
得了這話便撒了不吃只聽的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
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裡望見一箇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
衫腰繫雜色絛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裡
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蓋
着口裡唱歌着唱道

水滸傳卷之六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閑可
你無夫時好孤恓

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
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
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裡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
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卓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
筯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肱膀的
一身橫肉曾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
道人把竹藍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
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
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
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道在先弊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

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長
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廢了
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
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脩蓋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
里吃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
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
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
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
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耐幾箇老
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吃此
粥正在那里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
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

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有戒刀
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
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吃肉我們粥也沒的吃恰纔
只怕師兄吃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
見那脚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裡面看時
只見那生鉄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裡面赶到槐樹下來
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聞崔道成怎見
的兩箇和尚比試

一箇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來一箇將直裰牢拴掌內
橫飛禪杖去一箇咬牙必剝渾如敬德戰秦瓊一箇睜眼圓
輝好似張飛迎呂布一箇盡世不看梁武懺一箇半生懶念
法華經

那箇生鉄佛崔道成手中撚着朴刀與智深厮併兩箇一來一
往去一回聞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聞智深不過只有架隔
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
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撈將來智深正聞間只聽的背後
脚步響却又不肯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喝道有暗算
的人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
外去智深恰待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
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裡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
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
箇撚着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聞他兩箇不
過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赶到石橋下坐在闌干上再不來趕智
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裹放在監齋使者面

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恰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洒林梢宜是朱砂鋪樹頂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裡一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運的強人正在此間尋買賣見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不是鳥晦氣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厮衣裳當酒

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喝一聲兀那林子裡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在林子裡聽的大咲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裡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秃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攔着朴刀來聞和尚怡待向前肚裡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聞三百合却說如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聞了十數合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聞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小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姓甚名誰聲言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中道麼智深咲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再剪拂了回到林子裡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

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
走去了有緝捕的訪知史進和哥哥賣炭那唱的金老因此小
弟也便離了渭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
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
緣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
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吃史進
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
結
朱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吃得飽了各拏了器械回
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
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開箇你死我活
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裡敗將如何再來敢廝併智深大怒輪
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鉄佛生噴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

一者得了史進肚裡膽壯二乃吃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
出來兩箇聞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
夜叉立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伏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
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
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聞的一似畫閣上的但見
和尚囂頑禪僧勇猛鉄禪杖飛一條玉蟒鋒朴刀迸萬道霞
光壯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縱步只待要撼動了
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戰吕布一聲響亮不若四座天王溪
邊聞處鬼神驚橋上戰時山石裂

智深與崔道成正開到間深裡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
杖把生鉄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
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後心一朴刀撲地一聲響道

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調轉朴刀望下面只顧脰肢脰察的
擗智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
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
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澗裡兩箇再打入寺裡來香
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
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
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裡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
並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既有了包裹
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見床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
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到廚房見
有酒有肉兩箇都吃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炭上
點着噼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

來佛殿下後檐點着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
價燒起來怎見的好火但見
濃烟滾滾烈焰騰騰須臾間燎徹天關頃刻時燒開地戶燎
飛禽翅盡墜雲霄燒走獸毛焦投澗壑多無一霎佛殿盡通
紅那有半朝僧房俱變赤恰似老君推倒煉丹爐一塊火山
連地滾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雖好
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趕着行了一夜天色
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
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幙低垂酸醜酒瓮土床邊墨畫神仙塵壁上村
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卓氏壁間

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策衣野外漁郎乘興當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
借此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吃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吃了酒飯
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
華山去投逵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
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
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
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
去你休相送你打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
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
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
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
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板銀箏
舞榭滿目軍民相慶樂太平豐稔之年四方商旅交通聚
貴榮華之地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
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公子王孫買笑景物奢華無比並
只疑蘭苑與蓬萊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喧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
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
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刹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
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鍾樓
森立經閣巍峩幡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侵碧漢木魚橫

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烟繚繞幢幡不斷觀音
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
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迳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
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的兇猛提着鉄禅杖
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裏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
來智深放下包裏禅杖打箇問訊知客出了問訊智深說道小
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
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
同到方丈裡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
拿在手裡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禮面即目長老出來你可
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

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

却何不早說隨即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
半晌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知客
問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麼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
再不和他說肚裡自疑忌了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兩箇使者引
着出來禅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箇問訊稟道這僧人從五臺
山來有真禪師書在此上達本師清長老道好好師兄多時不
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把書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
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把來
折開看時上面寫道智真和尚合掌白言賢弟清公大德禪師
不覺天長地隔別顏睽遠雖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兔弊
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
帳前提轄官魯達為因打死了人情愿落髮為僧二次因醉鬧

了僧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刹萬望作職事人員收錄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以後正果非常千萬容留珍重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拿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真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略府軍官為因打死了人落髮為僧二次在彼開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着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如常被營內軍健們在門外那二十來箇

破落戶時常來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裡等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裡清長老道你既是

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弊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岳廟間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大刹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首座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箇知

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箇都是頭事人員末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話休絮煩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裡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裡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

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裡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閑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個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裡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開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恭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擲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

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挂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恭
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
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
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拿着此菓盒酒禮都嘻嘻的咲道聞
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
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便搶
右腳指望來擲智深以教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
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止是方圓一片閑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
那夥潑皮怎的來擲智深且聽下面分解

忠義水滸傳卷之七

李卓吾評閱

施耐菴集撰
羅貫中纂脩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詩曰

在世為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花過眼總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事業功名隙裡塵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為頭的
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為頭
凌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

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隣舍街坊都來解宇裡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裡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擲洒家那廝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廝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裡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裡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裡掙側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唱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一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且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裡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盤

滿立在糞窖裡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唱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裡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解宇裡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俺這裏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為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裡幾番使錢要柰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裡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領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

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
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来廨宇裡
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
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
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
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裡與我等衆人
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裡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
也有笑的正在那里喧闐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
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
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
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
把梯子去上面折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

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
梯子上去折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
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棧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
倒繳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
拔起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
都看恁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為始這
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匾匾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
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洒
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
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
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上坐

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漢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鉄禅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颯七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忝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髻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五

紀口裡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漢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入牆來兩箇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為殺的人多情愿為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為兄智深道教頭今日原何到此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岳廟裡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裡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為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

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的
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
岳樓下來撞見箇詐奸不及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
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牆缺和
錦兒迳透岳廟裡來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
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
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
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
後生肩胛只一拔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
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
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
房內為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

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姼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
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
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
事你来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的
時他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開漢見開一齊
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消一
雙眼睜着瞧那高衙內衆開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
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
提着鉄禅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
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来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
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
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

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眾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咲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怏怏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內自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內有一箇幫閑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

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是思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咲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閑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的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裡吃酒小閑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

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開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唱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裡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吃三盃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閑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

內吃兩盃當時兩箇一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不子案酒兩箇敘說閑話林冲嘆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嘆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的嫂子如此也不打緊兄長不必忍氣只顧飲酒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透來家裡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

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重倒了
只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
我根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
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岳廟裡
囉喼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
下的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裡尋官人
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
人入去吃酒因此特逵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
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
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關
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鉄石人也告
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

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幹開了棊窓跳牆走了林
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娘
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
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
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逵逵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
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
我又不曾被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這陸謙畜生我
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
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
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
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逵尋到林冲家相探問
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

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閑翫一遭市口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府裡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交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

亂滿腹中又飽又飢

晝忘食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遮臉上羞
七魄悠悠等候鬼門關上去三魂蕩蕩安排橫死案中来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来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廟裡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

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俵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唱了喏高俵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俵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闕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裡拿着一口寶刀揷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語說道好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的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

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遮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沿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縱橫奸黨畏身膽裂太阿巨闕應難比干將莫邪亦等閑

當時林冲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此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鉄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裡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

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筭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未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已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裳擎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

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叅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人道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箇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擎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礼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

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箇已投堂裡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裡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厮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皂鷗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開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